



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

杨叛作品

杨叛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叛作品

杨叛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叛作品/杨叛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7

(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冯知明,向麒麟主编)

ISBN 7-5354-3298-0

I. 杨…

II. 杨…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9208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琪 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张:19.125 插页:4

版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2 千字 印数:1—12000 册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

顾问：宁宗一 严家炎

主编：冯知明 向麒钢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一川 方 平 孔庆东 刘国辉

汤哲声 罗立群 林保淳 郑保纯

韩云波

总策划：《今古传奇·武侠版》

本书策划：柯家生

为中国新武侯典藏书系序

温瑞安

把手上一把好剑炼铸成
自己就是好剑

一向主张「侠义」的真意。

是的。是真正深谙中華文化的「真」

第一页

「侠」字解「侠」，「义」即真意。「侠」行「义」，则是
明义不苟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义」则是
正义、正义、道义、情義的意思。中華地大物
博，文化底子深厚淳厚，侠義风气源远流长。
俗语说「中華之士」，不断穿梭江湖，云游四
方。而事实上掌大权的是官面上那一块，侠而
同时又做不了推举公赏的部位，是另一块。名之
为「弔慰」是妙想天开，实则只是些江湖豪傑
但深入人心却是至百行大勇而仁慈者，趣而
洁亮而有骨气的侠士。现而以侠直正改侠的

温瑞安为本书系题序手迹

把手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好剑

——为“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题序

温瑞安

一向主张“侠义根本在神州”。

是的。只有真正深谙中华文化的子弟，才能深刻了解到“侠义”的真意。“侠行”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义”就是正义、理义、道义、情义的意思。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浩瀚深厚，传统底气源远流长，信史传奇中侠义之士，不断穿梭闪现，云龙乍显。历史上主掌大权的是台面上的那一批，但民间百姓私下推崇敬爱的却往往是另一批。台上的可能是得势枭雄，台下的可能是悲剧英雄，但深入人心的却是真正行大事而不留名、拯弱扶危而不居功的侠士。我一向认为武侠的真正盛期是尚未到来，而是正要到来，这就是说继海外的武侠小说花果飘零终于取得奇花异果的丰收、其中还有集其大成的擎天巨树诞生之后，一旦中国本土或在广义上真正对中华文化修养丰厚才情丰足的神州子弟，全面积极投入武侠创作研究之时，这才是真正百花怒放、万卉争艳的新武侠时代！这里毕竟才是真正酝酿武侠的原住民、源生地，一旦破土而出，石破天惊可期！

一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

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尽管我是在海外出生，但自1970年16岁少作开始，不管是《长安一战》、《铁血大旗》、《今之侠者》，还是《神州奇侠》，以及近作《天下无敌》、《少年四大名捕》，三十多年来莫不是秉着这些理念创作武侠，写的好像主角是大侠，实则刻画的是大侠身边的小人物以及对立人物。他们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上，却以“仁者人也”行侠济世，并且若不是以古代背景的武侠情节来反映现代，就是以现代武侠素材来回应古典的侠情。三个主张，虽不一定正确，不一定对，但都来自一个武侠的情怀，一个侠义文学的梦想。

可喜的是，这部“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就这么彻底有力、高瞻远瞩、大气大概地做了这个足以烛照过去、灿烂未来的武侠大计，所选取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莫不是具有代表性，吸引力，以及拥有大量读者喜爱支持的。部分作者肯定可以写出传世巨著，并得到大众的认可，包括笔者本人。他们既是拔群出类的神州子弟，也是兼具古代文化修养和现代精神的先锋创作人，同时亦是信笔成文，可大可久，能小能精，既可仰视家国民族拔山举鼎大是大非，也可刻画儿女私情泯恩梦想似是而非。加上主编是冯知明先生，笔者与他既曾神交又曾相叙，深知他主事擘划创办《今古传奇·武侠版》时，做了不少建构蓝图、厘定方针、开创奠基、招揽群英、雄才大略的事，相见后更知他是谈吐风流、道行高深、明见知才之士。由他主编这套系列，既是弥足珍贵，也理应喜爱珍藏。

稿于06年5月31日端午节 建设部门邀约赴京

我的武侠观

童话中的童话

杨叛

意大利的后现代派大师卡尔维诺曾经说过：“我认为，作家所描写的一切都是童话。甚至是最现实的作家所写的一切也是童话。”

而武侠，则是童话中的童话。

童话总是让人迷恋的，也许它不真实，不积极，但我们却无法想象如果这世界没有童话将会是怎样的孤独。

从小就喜欢武侠，一直到现在，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我总将自己的每一刻的空闲沉湎于那梦幻般的世界中去。江湖，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地方！在那里的一切都如此的单纯又如此的沧桑，如此的飘逸又如此的激烈，如此的无奈又如此的多情。寄托了太多的梦想，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将那颗尚未沉沦的心折成扁舟一叶，携剑放歌于这天地之间。

目 录

- 小兵物语/1-4
李三镖打擂/5-23
梅影埋香/25-50
天嵒石语/51-68
祁山六友/69-86
杀手人生/87-112
侠女灵襄/113-131
云烟过雨/133-145
论刀/147-155
死香煞/157-275

附录：作者简介及创作简史/276

我是一个小兵，守城的小兵。

像我这样的小兵，襄阳有几万人。这些人里，有的是襄阳人，有的却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决不让蒙古人攻下我们襄阳城。

襄阳城里最受人尊敬的就是郭大侠和郭夫人。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和襄阳同生死共存亡。要是没有他们，襄阳早就完了。

郭大侠是个好人，对我们从不打骂。郭夫人呢？我不清楚，不过我感到，她要守住这里，恐怕一大半是为了郭大侠。她看人的时候，你总觉得什么都藏不住，那感觉让我很难受。郭大侠和郭夫人有个女儿，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像她的父母，成天惹是生非。有一次过年，还让郭大侠的两个徒弟把鞭炮扔到我的身上。我甚至怀疑她是郭大侠从别的地方捡来的。

大家都说郭夫人是襄阳城里最美的女人。表面上我不敢说什么，但在我的心里还有人比她更美，那就是城东卖热汤面的茉莉。

茉莉今年十八岁，比我小三岁，但和我却差不多一般高。她的一双眼睛笑眯眯的，像月牙儿。茉莉对谁都很亲切，不像郭夫人，总和弟兄们保持着一段距离。每天早上，我都要去城东喝一碗汤面。要是早上当值，就晚上去。去的次数多了，茉莉便认识了我。

“干啥子哟，跑那么远，喝我一碗面。城西没有卖面的？”她

絮絮叨叨地跟我说。我不答她，只是默默地吃我的面。

渐渐地，她便也明白了。给我的面总比别人的多，还格外地加一把香菜末。那香菜末撒在碗里绿油油的，衬着红红的辣椒丝，很耐看——就像茉莉。

今年，蒙古人又来攻了。是蒙古一个王子带的军，听说是姓忽的。大家也不在乎，这么多年都守下来了，你个姓忽的就能攻下来？

可是仗打起来，却很吃力。这次的蒙古兵和以前不一样，一个个都像是拼上命了。我们在城头把他们一批批地赶下去，他们又一批批地攻上来。城墙下的尸体一堆堆的像柴垛子，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一根柴一样躺在那里。打仗后，便一直没去茉莉那里吃面了。心里虽然想得紧，可是没法子，大家谁不是咬着牙过日子。像赵二哥，都已经三四天没合眼了。

那天，我正从箭孔中向下看，刘头在后面喊我，说有人来给我送东西。我回头一看，是茉莉！她挑着一担热汤面从城东走到城西来看我，城东到城西，难道不是很远么？

我低下头，一口口地喝着面。眼泪一滴滴落在面里，跟那绿油油的香菜末和红通通的辣椒丝融在了一起。茉莉走时，低着头对我说：“别的我不管，你可要活着来吃我的面喽。”我点了点头，作出我的承诺。

三天后，有人来到了城里。是一个姓杨的少年和一个穿白衣的女子。

大家看了那女子，都说是天上的仙女。他们说得对，但我的仙女却只是茉莉一个。

那姓杨的少年刚一到就立了大功，在城头救了郭大侠。大家都说他了得。可是，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让人看了就难过。每一次他看那身边女子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前的目光——就像那天在城头茉莉看我的目光一样。我有个奇怪的想法，他一生的愁苦都将因这女子而来，也将因着这女子而去。

而我和茉莉呢？我们之间，并没有那么深的阻碍，我们会白头偕老吗？在这漫天的硝烟战火里，我暗暗地问自己。我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几天后，郭大侠的两个笨徒弟私自去行刺蒙古人的主帅，被人抓住了。本来，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襄阳没有了那两个废物，照样守得住。可是郭大侠却要亲自去救。没有郭大侠，就没有襄阳。这道理人人都明白。可是他还是非去不可，我想，这就是大侠的悲哀。和郭大侠一起去的，还有那个姓杨的少年。

我不知为什么要让他一起去，因为他救了郭大侠一次，大家就认为他还能救第二次？我沉默地看着他们离开，当我看到那少年的眼睛时，我突然轻松起来。那种目光，决不是去赴死的目光。那目光中，充满了希望。于是我想，他们是会回来的。

他们果然回来了，只是受了伤。我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的人，因为当时当值的哨兵中只有我仍然向大路眺望着，因为我仍然相信他们能够平安归来。

大夫说，再晚一刻钟，两个人就危险了。

生平第一次，我感到了骄傲。我救了郭大侠，便等于救了整个的襄阳——也等于救了茉莉。郭夫人也很感激我，她把我从城上调了下来。说等她丈夫伤好了后，还要亲自谢我。我想，这次应该能活着去吃茉莉的面了。

第二天一早，城内起了火警。着火的是郭大侠家。我第一个拿起水桶，向郭大侠家跑去。郭大侠的伤还没有好，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襄阳就完了——还有茉莉。

火并不大，火头却很多，显然有人故意放火。浓烟中，传来刀剑相击的声音。敌人来犯了。我正想着如何冲进火里把郭大侠救出来时，身子突然一麻，便被一个人背在肩上，头上也被扣了一顶帽子。是那个姓杨的少年！他给我戴的是郭大侠的帽子。于是，我明白了他的用意。

他这么做是对的，郭大侠是襄阳的救世主，而我，只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灰衣小兵。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除了茉莉。

敌人果然追了上来，我听到他们在搏斗的声音。突然间听到一声“着”，我的背上被锐器划过，传来一阵剧痛。他背着我又跑了几步，我又听到有个阴森森的声音说道：“小子，投降了罢！”然后便听他道：“郭靖给你！”将我抓起送到一个人的手中，然后又一脚将我和那个人踢下墙头。

那人兀自抱着我大声欢叫：“我捉到了郭靖，我是蒙古国第一大勇士！”接着，又有两个人拽住了我的手足。三个人大力地一拉。

恍惚间，我听见茉莉的声音……“别的我不管，你可要活着来吃我的面喽。”

莫笑俺马扎坎子庄稼汉，
梁山好汉常在爷们心里伴。
且仗那手中三寸精钢镖，
路见不平咱也要将正气扬。

说起李三镖，那可是马扎坎子里的头面人物，老少三百多口哪个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点个头，招呼声“三哥”的。要说他身材也不高，虽然不至于瘦小，也绝称不上壮实。黄黄的一张脸上，胡子没长几根，麻子倒长了不少。再加上头发稀疏得挽个髻都难，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俊俏人物。可是坎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喊他三哥的时候，那声音都是又甜又糯的，时不时还抛个媚眼儿给他看。不为别的，自古美人爱英雄，在马扎坎子这一亩三分地上，他李三镖就绝对是一个英雄人物。要不，当年坎子里最美的妞儿庆霞能嫁给他？

这天，天还蒙蒙亮，李三镖就被他的宝贝疙瘩李顶子摇醒了。

“爹，爹，起啦！起啦！”顶子先揪着李三镖的耳朵使劲摇，可李三镖的呼噜依旧打得震天响。顶子就爬上床，骑到他老子的脖子上，“嘻”的一笑，捏住了他的鼻子。李三镖的呼噜打不出来，苦恼地将脑袋摆来摆去，最后睁开一只左眼，看到了他儿子

胖胖的小脸，从喉咙里咕噜一声，又想闭上眼睛。

“起啦！起啦！”顶子去掀他的眼皮了。这下李三镖再也睡不下去了，将双眼睁开一条缝，瞟了窗子一眼，又将眼睛阖上哀求道：“小祖宗，宝贝儿，日头可还没升呢。小王八蛋你就不能让你爹好好睡个懒觉呀，啊？”

顶子的小胖手握成拳头，用力捶打着他老子的胸膛：“起啦，起啦，打擂！打擂！”“打擂？”李三镖猛地睁大了双眼，“今天是初五了？是打擂的日子？”“嗯。”顶子用力点着他的胖头。“哎哟！”李三镖猛地坐了起来，把顶子掀了个跟头。“几更啦？这是几更啦？”说着，还爬到窗户将脑袋伸出去看天色。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又回头看顶子。顶子的小胖手伸出四根手指。

“四更？”李三镖紧张地问。顶子点头。“糟啦，糟啦！咋睡过头啦！都是昨天徐大胖子那几盅黄汤害的！”李三镖一骨碌爬起来，没头没脑地往身上套衣服，“你娘去哪儿啦？咋不叫我一声？”“娘在做饭。”

李三镖出了里屋的门，先到院子里汲了桶冰冷的井水，从头淋到脚。然后便吆喝着打了一趟拳，一顿饭工夫，身上的凉水便蒸干了，这才收了架势。这是他李三镖的独门练功绝招，每天风雨不误，用他的话讲，这是练“内家”。

拳打完了，又取出他的镖来。镖是风磨铜的，一共九支，沉甸甸的压手。菱形的镖身两面开了刃，在月下闪着冷幽幽的光芒，大红绸的镖衣在夜风中轻轻飘浮着。李三镖在院子里先转了个圈，然后来到离靶子差不多三十步远的地方。先将一支镖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突然一声：“着！”手一扬，镖蓦地飞出，“咚”一声钉在靶心偏左点的地方。

李三镖撇了撇嘴，退了十步，转过身去，背对着靶子，将镖衣缠在中指上。静立了一会儿，猛地转身，腕子一抖，又尖着嗓子大喊一声：“着！”镖厉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不偏不倚

地钉在了靶心上。李三镖眯着眼看了半天，咧嘴笑了。

回屋时，庆霞已经把饭做好了，黄木桌子上清清爽爽地摆着大碗的粥，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盘炒黄瓜，还有十几个玉米面窝窝和煮好的红薯堆在一起，热气腾腾的勾人口水。

李三镖涎着脸来到正在摆筷子的庆霞身后，在她白生生的脖子上使劲儿亲了一口，然后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端起碗“呼噜呼噜”喝起粥来。

庆霞一边给顶子夹菜，一边叮嘱着：“看你，慢点吃，等会儿要赶路的，吃撑了小心半道拉肚子。”李三镖显然没把这话往心里去，甩开腮帮子，将金黄的窝窝灭了一个又一个。

庆霞不放心地道：“打擂的时候小心点儿，几十岁的人了，身子骨不比年轻那会儿，出个好歹可不得了！”“你就安心吧，你男人本事多大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别说这马扎坎子，就是三清河、陆家嘴甚至纪王庙，有哪个是咱的对手？整个南浔镇，谁不知咱李三镖的名声？”李三镖说着，又将一把蘸着酱的小葱胡乱塞进嘴里，“这次打擂呀，是个好事儿，也让俺那子母阴阳镖的绝活儿好好露露脸，也让府城的人知道，马扎坎子也有咱这一号人物！”

“就你能，行不？！”庆霞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顶子兴高采烈地用小手拍着桌子，“打擂！打擂！”“不是能不能，你想，当年要不是徐大胖子他婆娘连夜跑了几十里的山路把那个郎中请回来，你生顶子哪能那么顺？现在人家有难处，咱怎么也得尽点心对不？听说打擂的上台就先有五百文的打赏，打得擂主一拳就得十两银子，一拳一脚可以得三十两，打败擂主就更不得了啦，听说能得到整整五十两黄金。你说，天底下哪还有这好的事情？咱也不要得个五十两黄金，只得个十两，够替徐大胖子还债就成，否则要是他家的房子真被黄老抠收了，你让他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啊！”

“倒是这个理，就怕你当时胸脯拍得当当响，到时候万一被